

20世纪下半叶美军院校的本科教育改革

范玉芳

(国防科技大学 教学考评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20世纪下半叶是美军院校频频发起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 论文将之划分为三个时间段, 分别以空军学院、海军学院、西点军校为代表, 对这一时期的改革过程进行分析, 并从改革的推动力量、阻碍因素、摇摆性等方面给出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美国三军军官学校; 本科教育改革; 任命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9) 03-0012-06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U. S. Service Academ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AN Yu-fang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in which the U. S. service academies frequently launch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divides it into three periods and takes the Air Force Academy, Naval Academy and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as representatives to analyze the reform process in these periods. Some enlighten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e aspects of impetus, hindrance and swing of the reform.

Key words: U. S. service academie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pre-commissioning education

本科教育在军官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和标志性的地位, 因此受到军队的高度重视。军队院校的本科教育通常反映了各国关于军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 值得关注。本文选取美国三军军官学校, 分析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教育改革历程, 探讨军队院校本科教育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

一、二战以来美军本科教育改革的概况

自1802西点军校作为第一所军事院校成立, 到今天美军院校已经历了200余年的发展历程。这

期间改革创新与稳定巩固交替进行, 承担军官任命前学历教育任务的三军军官学校, 在保持渐进式发展的航道上偶尔也会掀起几个变革性的时代浪花。但在20世纪下半叶,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 三军军官学校频频发起改革, 步入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历史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赢得战争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这一切都使军队感受到开展现代科技教育的紧迫性。同时, 战争也提出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使许多军队领导意识到, 仅凭传统的军事教育训练是无法培养军官应对未来挑战的^[1]。战后, 美国社会也发

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种族、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青年人独立、自由的意识越来越强，越南战争引发了广泛的反军事情绪，义务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外界不断提出对军队院校的各种批评，要求其与时俱进，与社会更加合拍。这一时期三军军官学校还经历了历史上最急速的规模扩张，二战刚结束时，空军学院尚未建立，海军学院在校生不足 3000 人，西点不足 2500 人。到 70 年代初，三所学校在校生都达到了 4000 人^{[2]250}。在此背景下，以新建的空军学院为先锋，三军军官学校先后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使得美军院校的本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战之前，西点和海军学院都被划归为单科性院校，以理工科为主，职业技术培训的痕迹明显；改革之后，人文社会科学被大大加强，三军军官学校都被划归为实施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二战之前，所有学员学习同样的规定课程，数学和工程技术课程比重极大；改革之后，学员可以自主选择选修课和主修、辅修专业。二战之前，课堂教学严格遵循塞耶式的背诵法，教员照本宣科，学员死记硬背；改革之后，研讨式教学逐步普及，科学研究被引入本科课堂。二战之前，军事教育训练重在向学员灌输服从意识，学员管理生硬僵化；改革之后，军事教育训练重在培养学员的领导能力，学员管理更为柔性灵活。除此之外，三军军官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以及教员队伍的结构和学历，在改革前后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大规模裁军突然降临，美军院校改革的窗口紧跟着关闭了^[3]。自此以后，三军军官学校没有再经历大的制度性变革，二战以后经由改革形成的种种制度机制基本被保留到了现在。

二、1950—1960 年代空军学院的改革

二战之后，美军展开了改革军官培训体系的广泛讨论。1949 年 3 月，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了一个军种学院委员会（由艾森豪威尔担任副主席，故又称艾森豪威尔委员会），专门研究战后军官任命前教育的改革问题。委员会在研究报告中建议成立空军学院，并指出三军军官学校应提供与一流大学相似的通识教育，为毕业生未来的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艾森豪威尔委员会的报告成为空军向国会争取成立空军学院的有力依据，也成为建设空军学院的主要指导思想。1954 年空军学院成立，1955 年招收第一届学员时便允诺要获得美国中北部院校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院校认证，为此空军学院的教学计划广泛听取了地方专家的意见，与西点和海军学院的课程体系相比具有显著的现代色彩：课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取得了均衡的分布，注重科学原理的讲授而不是职业技能训练^{[4]10-24}。

但是一些严重偏离军种学院传统的设想，如允许学员选修不同的课程和专业，却在学校内外都遭到了反对。中北部院校协会的顾问在访问过空军学院之后，表达了对学校能否获得认证的担忧，并将情况反馈给了空军副参谋长。在督促学校更换教务长未果之后，空军参谋长成立了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对空军学院的教学计划进行审查。委员会就压缩总学时、平衡各领域课程比例等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最有价值的建议是由副教务长麦克德莫特上校担任教务长^{[4]122}。麦克德莫特毕业于西点，在西点任教时便崭露出在学术方面的卓越才华，他思想开放，对于改革空军学院的学术教育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

1956 年，麦克德莫特就任教务长，在取得了新任校长布里克斯将军的支持后在空军学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打破军种学院根深蒂固的成见——所有学员都应当以同样的节奏学习同样的课程。麦克德莫特一上任便设立了必修课程的高级班，为学有余力的学员开展更具挑战性的教学。接着推行学分认定，对学员入学前在其他高校学习过的必修课程予以承认，只要通过考试便可以免修。然后开设了选修课，允许学员在完成必修课的基础上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再接下来，便是将必修课和不同的选修课进行组合，为学员提供主修专业。这一系列的改革受到了学员的热烈欢迎和许多教员的热情拥护，空军学院一时间爆发出勃勃的学术生机。麦克德莫特受到成功的激励，又提出申请设立硕士计划，希望为达到硕士培养要求的学员颁发硕士学位。但是该提议一直未能争取到国防部的支持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认可，另外两所军种学院也反应冷淡，麦克德莫特转而求其次，设法使一些在空军学院获得了研究生课程学分的学员毕业后到地方院校继续学习半年，从而获得地方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外，

授课方式和评分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学术系进行了改组,军官教员中具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不断提高。1959年4月在第一届学员毕业前夕,空军学院获得了中北部院校协会的认可。随后,其工程专业也获得了工程师专业发展协会的认可^{[4]196}。

但是一系列加强学术教育的改革也引起了学员司令和部分教职员的担忧,他们指出对学术教育的强调导致学员军事素养下降,而军校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灌输军事纪律和提供军事训练。在几任学员司令的努力下,军事训练和学员队的管理也得以加强。每周的学术教学由5.5天改为5天,周六上午被用于训练。军官教员被派到学员队去协助学员连队军官,在学员司令之下设立了学员连队指挥官,专门负责学员领导力实践训练。对一年级新生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生淘汰率得以下降^{[2]66-69}。

表面上看,学术教育和军事训练都得到了加强,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却日趋尖锐,各个部门都在争夺学员的时间,导致学员不堪重负。结果在1965年和1967年空军学院两次爆出学员考试作弊丑闻,不少人对于改革的信心开始动摇。以1968年麦克德莫特辞去教务长职务为标志,空军学院这一时期的改革降下帷幕,但种种创新之举已经刺激到了其他军校,改革的接力棒很快便传递给了另外两所军种学院。

三、1960—1970年代海军学院的改革

与西点和空军学院不同,海军学院一直聘用大量的文职教员,这些来自地方的学者从50年代起便呼吁对学员从别处修习的大学课程予以承认,并建议设立选修课和主修专业。1956年,中部院校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对海军学院进行复核认证时提出了对学术教育的改革建议。1957年,海军学院的视察员委员会在其年度审查报告中也提出对课程进行全面评估^{[5]223-224}。在以上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海军学院终于开始有所行动。

1958年,梅尔森将军就任海军学院院长,上任之前他先走访了空军学院,听取了教务长麦克德莫特对于改革的详细介绍。到任后梅尔森便提议成立课程审查委员会,制定课程改革方案。1959年,便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承认学员入学以前所修大学课程学分;设立选修课程;核心课程更加

强调基础原理和分析方法;采用“全人”的招生评价系统,综合考虑学术成绩、课外活动、领导力等各个方面;对学术系进行重组,并将相关学术系组合为3个学部。1960年,戴维森继任校长,继续推行由梅尔森修订的核心课程,强调教授持久的原理而不是容易过时的技术。在学校的使命陈述中删除了“使毕业生立即承担初级军官职责”的表述,代之以“培养致力于海军事业并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毕业生”^{[5]254}。

1962年,柯克帕特里克就任校长,开始了新一轮重要改革。在新任海军部长的要求下,1963年海军学院聘用了第一位文职教务长。学术委员会被改组,不再像西点和空军学院那样被终身制的系主任们所控制,而是由校长、教务长、学员司令、3名系主任(各系轮流担任)等6人组成,以便于校长推行必要的改革。参照耶鲁学院的荣誉计划设立三叉戟学者荣誉计划,为学业优秀的四年级学员提供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减少核心课程的比重,增大选修课比重,设立了21个主修专业和23个辅修专业。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合作,为军官教员提供硕士教育。到60年代中期,学术教育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从1959年到1965年,海军学院开设的课程从40门增至200门。1965年,有11名学员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1966年,则增至30名^{[5]396-413}。

但是学员中开始盛行的学术至上和追求研究生教育的风气,引起了校方的警觉。实际上,在梅尔森校长推行学术教育改革之时,学校便同时采取了措施避免削弱军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再次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职业军官,强化了军事训练体系,实现了学员首次太平洋巡航。其后的校长继续加强军事教育和学员管理:增加军事课程的数量,延长学时;提高军事训练成绩在排名计算中的权重;增加学员连队数量,减少连队军官指导学员的数量;强化班作为基层单位的作用,增加学员领导力锻炼的机会;完善荣誉制度的听证程序,维护被起诉学员的权利^{[2]172-176}。1967年,考夫曼校长甚至考虑将海军学院的目标再次改回为培养立即可用的初级职业军官。

1968年,卡尔弗特接替考夫曼就任校长时,听取了前人的告诫,军事职业教育虽然得到了加强,但还不够。上任伊始,卡尔弗特对学术教育持保守态度,只是继续强化军事训练,加强对新学员的入伍教育,分配更多的三年级学员去指导

新生;改革夏季巡航,提高训练质量;继续增加军事课程;全面审查荣誉制度,强化正确的价值导向。但是教员们不断提出改革学术课程的意见和建议,由校外人士组成的学术顾问委员会和视察员委员会也督促学校做出改革,在熟悉了情况之后,卡尔弗特也认为需要对课程体系进行全面修改。在校长的推动下,核心课程被削减,选修课继续增加,开设的课程增至 366 门。主修专业也增至 24 个,所有学员都要从第二学年开始选择一个专业进行学习。为了满足海军对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海军学院自 1970 年开始进行专业分布控制:工程专业的学员占 40%,理科专业的学员占 30%,人文社科专业的学员占 20%,管理专业的学员占 10%。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也进行了改革,弱化对零碎知识的死记硬背,强调对整门课程的贯通理解。此外,卡尔弗特还大力加强招生队伍力量,竭力扩大生源^{[2]328-332}。

卡尔弗特的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海军学院的学术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特别是工程专业。1970 年,4 个专业获得了工程师专业发展协会的认证。1972 年,又有 3 个专业获得认证。高水平的学术教育吸引了更多的申请者,生源不足的问题开始逐年缓解。在经历了强调学术教育和强调军事训练的左右摇摆之后,海军学院终于达到了两者之间较好的平衡。

四、1980—1990 年代西点军校的改革

作为历史最悠久也最固守传统的军种学院,直到 50 年代中期西点的教育计划都没有进行过重大改动。但零星的改革一直在继续,如增派陆军军官到地方大学读研以便到西点任教,为学有余力的学员开设高级课程。1956 年,戴维森就任校长后在西点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包括加强招生宣传、改革学员连分配方案和学员夏季训练、要求常任教员具有博士学位、实行学术休假、鼓励教员从事学术研究、对学员入学前的大学课程学习经历予以承认、开设少量选修课,等等^{[2]108-118}。但在戴维森离任后,改革的势头没有继续下去,陆军参谋长选择了保守的威斯特摩兰将军接替戴维森,以防西点过于强调学术。1976 年,西点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作弊丑闻,导致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总审计署都成立了独立的调查小组对

西点进行全面审查,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改革建议。丑闻过后担任西点校长的古德帕斯特和斯科特将军将外界提出的建议陆陆续续付诸实施,包括:减少核心课程数量,为全体学员开设选修课,设立主修专业和双轨制,允许学员选择一个领域深入学习,等等^[6]。不过更全面的改革直到帕尔默将军 1986 年就任校长后才展开。

帕尔默上任以后首先用一年的时间为西点制定了一份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规划,以 2002 年西点建校二百年为节点形成了一个改革路线图。接着,利用中部各州院校协会将于 1989 年对西点进行复核认证的契机,发动全校力量进行彻底全面的自我评价,形成了 3 卷本的自评报告,被认证机构负责人评价为近 20 年来最为开放和坦诚的自评报告^{[7]6}。以自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优势和劣势为基础,帕尔默从 1989 年开始发起对西点的全面改革。

在学术教育方面,适应新兴学科专业的兴起,对学术系进行了调整重组。丰富了核心课程中工程系列的设置,提供七个工程系列供学员自由选择,每个系列由 3 门相互衔接的课程组成。改革成绩评定制度,增强对学员主动学习的激励。此外还提高了文职教员的比例,并设立了第 10 编文职教员岗位,加大对一流学者的吸引力度^[8]。

不过帕尔默最关注的还是学员的军事素养,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军事教育和学员管理上。西点建立了“领导者顺序发展系统”,循序渐进地设计学员在校四年的成长经历,并设立了一套包含 12 个观测维度的领导力发展指标。改革学员连队管理模式,为四个年级的学员授予学员军衔,随着军衔的提升学员肩负的责任越重享有的特权也越大。全面改革夏季训练的组织模式和内容安排,将锻炼学员的领导能力而不是掌握军事技能作为二年级夏季训练的首要目标,使三、四年级的夏季训练安排与学员在下一个学年中将要履行的领导职责相一致^{[7]20-26}。帕尔默还高度重视体育在培养领导者品格方面的作用,调整体育运动组织机构,加强体育运动的统一管理。修订体能测试标准,提高体育成绩在排名中的权重。各项教育计划在学员排名计算中的权重由以前的学术 77%,军事 20%,体育 3% 调整为学术 55%,军事 30%,体育 15%^{[7]38-40}。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体现了改革对于领导者培养这一目标的重视。轮换教官的任期被缩短,并减少了对轮换军官的重复任用,从而使更多的部队军官能够来校任教,为学校尽可能

多地带来作战经验。扭转了此前终身制军官教员选拔中看重学术资历的倾向,更加强调指挥经历。定期选派军职教员和管理干部暑期到部队代职,促使他们了解部队的最新情况。

西点的改革同样面临各部门抢夺学员时间、学员负担过重的问题。据统计,学员每周超额学习的时间平均超过80小时。西点的解决思路是整合人才培养的各项工作,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提高合力育人的效果。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者培养整合办公室,任命专职人员负责协调跨部门活动。此外,便是将学术教育与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尽量分开,避免彼此干扰。如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之间设立了一个军事短学期,不开设学术课程,只开展军事和体育教学及训练活动。制定周表,明确一周里每一天各个时间段的归属,避免侵占滥用学员的时间。如周一至周五的07:15-11:25,只有教务长可以安排学员的时间,周一至周五的16:00-18:30,只能安排体育活动和操练。

到1991年帕尔默卸任校长时,西点在20世纪下半叶的改革也进入了尾声。由帕尔默推行的改革举措许多是对以前做法的回归和继续,之前由于校长任期短、遭遇反对等原因,这些改革被抛弃中断,现在则由于各方逐渐达成了共识而得以重新推行。帕尔默利用相对较长的任期,不仅对西点进行了最为全面深刻的改革,而且使得改革举措持续稳定地实施下去,很少再遭遇反复。西点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制度机制大多继承于这个时期,自此以后很少再做大的变动了。

五、分析与评价

总结分析20世纪下半叶美军院校的本科教育改革,可以得出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结论。

1. 改革的发起有赖于各种力量的推动

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项改革运动的兴起,总是通过一定的外力和内力推动促成的。在三军军官学校的改革历程中,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国会、国防部、主管军种、地方高校及社会媒体、公众、校友、兄弟院校等,内部因素则主要包括校领导和教职员。

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强制军队院校采取改革行动。三军军官学校取消强制礼拜、招收女生、提高文职教员比例,都是在国

会的立法要求下采取的行动。此外,国会还通过多种渠道干预军校的运行。由议员组成的视察员委员会每年要对其负责的军校进行现场检查,提出意见建议并上报总统。在军队院校出现重大问题时,国会通常会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或指示总审计署展开调查,督促学校采取纠正措施。不过,虽然军队院校都牢记“国会给的,国会可以收回”的华盛顿格言,但也并非对国会的指示都言听计从,只要国会的意见未上升到法案层面,军队院校便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地采取行动。国会力主的改革在军队院校遭到消极抵制最后无疾而终,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国防部和主管军种也是推动军队院校改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是可以通过掌握的人事任命权将中意的人选任命到军队院校的关键岗位上,此外可以通过对院校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干预院校的办学,另外还可以组织专门的委员会为院校的改革提供指导。当然,军队院校也不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领导的意见,1963年海军部长科思命令海军学院以高学历的文职教员取代所有的现役军官教员,海军学院的做法是一拖再拖,直到科思离任,命令不了了之。

地方的各种力量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军队院校的改革。影响力最大的首推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为了能够通过认证从而提高自身的学术声誉,军队院校对于认证机构给出的意见一般都会十分重视。地方院校的发展也会成为军队院校改革的推动力量,50年代美国地方院校普遍开始大幅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影响到军队院校也大规模地将教员派往地方院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并提高了教员聘任的学历门槛。此外,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也常常迫使军队院校做出改变,70年代西点军校学员受到孤立和考试作弊的事件被媒体曝光,直接引发了学员荣誉制度的改革。而当时社会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更是让海军学院和西点的学员将学校告上法庭,最终导致所有军队院校终止了强迫学员做礼拜的悠久传统。

改革的内部推动力量主要来自重要的领导人物:校长、教务长、学员司令。50年代,空军学院率先打破传统取得改革突破,主要依靠教务长麦克德莫特的勇气和执着。海军学院的梅尔森、柯克帕特里克、卡尔弗特校长,西点军校的戴维森、帕尔默校长,都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海军学院的文职教员,也是推动学校改革的重要力量。

2. 改革的实施通常遭遇阻力

虽然军队院校的改革大多采取领导力主、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却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有始有终的，改革推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力，随着高层人事变动而出现反复也很常见。改革派的领导人任期短是许多改革不能持续甚至半途而废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由于关键人物离任而导致改革停顿甚至反转的例子比比皆是。指挥权的频繁变动必然导致改革的表面化和不稳定，翻看军队院校的发展史，经常会发现同样的做法以改革的名义一再出现，同样的问题一改再改依然没有解决。

军队内部的保守派也是阻碍改革的强大势力，这既包括各级领导，也包括资深教授和校友。军队院校由资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常常在改革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他们代表各个部门的利益，又自诩为学校传统的捍卫者，视校长为匆匆过客，对他们推行的改革不是加以反对，就是静待校长离任后再行抛弃。校友们也关注着母校的一举一动，其中不乏对改革持反对意见者，地位显赫的校友通常可以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渠道对学校施加影响。

3. 改革始终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

纵观军队院校的改革，绝大多数是强调学术还是强调军事的路线之争，亦即美军所称的雅典与斯巴达之争。战后初期，西点和海军学院都由战时的速成培训恢复为常规的四年制教学，战争诱发的科技发展要求改革教育训练，这一切营造出了有利于学术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50 年代，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氛围削弱了雅典精神的发展势头，转而强调斯巴达精神。只有初创时期的空军学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主要是为了获得地方认证。50 年代末期，在空军学院的影响下，西点和海军学院也开始进行学术改革，天平逐渐朝雅典精神倾斜。60 年代中期，越南战争急剧升级，空军学院爆发荣誉丑闻，军队院校被指责过于重视学术，斯巴达精神重新抬头。70 年代初，对越战的抗议日渐高涨，为了吸引生源，军队院校努力丰富学术教育计划，提高教学水平，雅典精神又占据主流。70 年代末，越战结束征兵制终止，军队院校承受的地方化压力一步步减轻，西点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荣誉丑闻，这一切使得

宽松的学术政策被收紧，斯巴达精神被强化。80 年代以后，军队院校的规模扩张结束，外部环境也趋于稳定，军队院校普遍进入巩固和评价前期改革成果的时期，虽然还会在雅典和斯巴达两种气候间摇摆，但基本实现了两者的相互平衡。整体上看，通常是在军队院校面临来自外部的发展挑战时，便会重视学术教育，在出现道德或士气问题时，便会强调军事教育，并下意识地削弱学术教育。

存在于军队院校的这种雅典与斯巴达之争根源于军队学历教育院校的特殊属性——既是军事单位，又是学术机构，既要服从军队训练管理的要求，又要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承担军官任命前学历教育任务的军队院校，不同于地方大学，对于人才培养有着明确的职业导向；也有别于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和地方职业教育院校，只是打下职业发展的基础，并不针对首次任职岗位。在人才培养实践中，军队学历教育院校的这种特殊性非常容易造成军事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冲突，表现为教育与训练的矛盾、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矛盾、强调长远发展与强调首次任职的矛盾，甚至在军队院校内部造成教员与管理干部、军职教员与文职教员之间的对立。军队院校的这些基本矛盾很难得到圆满彻底的解决，在每所院校的改革发展历程中都会钟摆式地间歇性凸显。

虽然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军院校的本科教育越来越强调军事和学术的均衡发展，但二者的地位在办学者的心目中从来都不是平等的。首先是斯巴达，然后才是雅典，这是美军毫不动摇的办学原则。当年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创办第一所军事院校西点军校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培养军官具备过硬的军事工程素养（虽然西点军校以此闻名），而是要吸取独立战争的教训，培养一支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可靠军事力量。时代的发展要求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官，但是军队院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职业军官”，其次才是使之受到“良好教育”。正如海军学院院长卡尔弗特在 1970 年撰文所指出的：“……必须保持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平衡，但我要指出的是，安纳波利斯是作为一所培养有效的领导者的训练机构而闻名世界的，不是作为一所培养著名学者的教育机构。